

目 录

1	译本序	吴岳添
	基本粒子	(法) 米歇尔·乌勒贝克 著
		罗国林 译
1	引言	
3	第一部 失去的王国	
99	第二部 不寻常的时刻	
297	第三部 情感无限	
356	关于本书及本书作者	
357	“我有话要说”	
	——乌勒贝克访谈录	

370	1998 年法国文坛旋风
373	剖析欲望
378	自由电子
381	超越死亡
384	西方的自杀
388	乌勒贝克现象
392	乌勒贝克冲击波
395	乌勒贝克——时代的叛逆者
401	乌勒贝克尔风波
403	新作家的诞生
407	译后记
412	编后余墨

译本序

米歇尔·乌勒贝克（1958— ）是 20 世纪 90 年代才登上文坛的法国作家，但是他仅有的两部小说，尤其是第二部小说《基本粒子》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形成了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法国文学一向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特别是 20 世纪的各种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对其他国家的文学都很有影响。然而随着现代主义的衰落，法国文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趋向于通俗化，虽然不时有一些畅销书出现，却始终未见在内容和形式上独具特色、在文学发展方面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因此，从了解法国文坛动态的角度出发，即使只是为了探讨《基本粒子》取得成功的原因，这部小说也是值得翻译和介绍给我国读者

的。

《基本粒子》以交叉叙述的方式描写了布吕诺和米歇尔这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的不同经历。米歇尔从小喜欢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热衷于化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用克隆方式进行无性繁殖等科学技术，最后出于对人类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失望，他研究和创造了人类无性繁殖的理论，导致了现有人类的灭亡和新人类的诞生。另一方面，源自美国的追求享乐的风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侵袭了法国，导致法国社会家庭解体，道德沦丧，布吕诺也成了法国70年代性解放潮流的代表，最后进了精神病院。因此，《基本粒子》无疑是一部反映法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小说。

2

小说实际上描绘了美国式的文明在法国兴起和衰落的过程。它通过主人公们或是自杀，或是患精神病等悲惨结局，告诉人们，恣意放纵和穷奢极欲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而只能使人倍感空虚，最终走向死亡，其中女主人公安娜贝尔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

“我没有得到幸福生活。”安娜贝尔说。“我觉得我过分看重了爱情，过于轻易地委身于人，男人一旦达到目的，就不要我了，使我陷入痛苦之中。男人并非因为产生了爱情而做爱，而是因为冲动。这么明显而司空见惯的现象，我却花了好多年才闹明白。我周围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我在一个解放的环境中

发展，但并没感到刺激和引诱的任何快乐，甚至最终对性生活产生了反感……今天我们觉得处在一个大家外出寻欢作乐的时代；尔后呢，我们就面临了死亡的情形……这种忧思开始得很早，我发现有些 25 岁的男人就受这种忧思折磨，以后日甚一日……实际上，我希望人生快快结束。”

安娜贝尔本来是个淳朴少女，后来在世风影响下误入歧途，最后凄凉地患病死去，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和爱情。她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以及其他男女主人公的沉沦和堕落，校园生活中的残忍行为等等，都是对西方当代社会的揭露，对于我国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来说，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特别可贵的是，小说不仅记叙了各种崇拜魔鬼的教派逼人流产、分食胎儿，以及杀害婴儿等残忍行为，并且指出，所谓的魔鬼崇拜者，其实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而只是一些“摆脱了道德约束”的恶人，他们“在享尽了性快乐之后，就转向了更加广泛的暴力乐趣”。而“自 60、80 年代以及随后的 90 年代，道德价值逐渐被摧毁，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不可抗拒的过程”，这就充分揭露了邪教的本质，对西方的现代文明是极为有力的抨击。

《基本粒子》在艺术形式上有独特的创新之处。它的叙述虽然采取了交叉和倒叙的形式，但是条理清楚，词句流畅，显然已经摆脱了现代主义小说模糊朦



胧、扑朔迷离的一面。它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令人想起左拉的作品，这也是乌勒贝克被称为新自然主义小说家的原因。书中的议论与描写交叉或重叠，是受法国 19 世纪著名作家萨德侯爵的影响；小说从现在写到未来的 2009 年以后，又可以看出凡尔纳风格的痕迹。总起来说，《基本粒子》吸取了以往许多有益的创作经验，在科技迅猛发展、思想观念日新月异的今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由于描写的内容是美国式的文明，特别是性解放的观念在法国的兴起和衰落的过程，小说比较多地涉及了性描写，其中主要是所谓“自然主义者中心”或“交流中心”这类色情场所。不过综观全书，这类内容虽然较多，但很少具体细节的描绘，与萨德的某些诲淫式的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小说着重揭示了追求享乐的人，从纵欲必然走向一切欲望消失、求医和死亡的过程，尤其是揭露了邪教在这类场所的毒害作用，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吴岳添
2000 年 7 月

引言

这本书首先是一个人的历史。这个人的大半生是20世纪下半叶在西欧度过的。他通常形单影只，但偶尔也与人交往。他生活在苦难而动乱的年代。他所出生的国家在经济上慢慢地、不可抗拒地沦落为中等贫困国家。他这一代人经常面临着贫困，在寂寞和痛苦中打发生活。爱情、亲情和人类友爱等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相互关系方面，他的同代人往往显得冷漠，甚至残忍。

米歇尔·杰任斯基辞世之时，被一致视为一流的生物学家，当时人们正认真考虑授予他诺贝尔奖。他真正的影响是在不久以后才显露出来的。

在杰任斯基生活的时代，人们通常认为哲学毫无实际价值，甚至无的放矢。而实际上，在特定时期社

会成员通常采取的世界观，决定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风俗。

形而上的变化，即大多数人所采取的世界观彻底而全面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不多见，可以举出来的例子有基督教的出现。

一种形而上的变化一经发生，就会不可阻挡地发展，直到最后的结局。它甚至会毫不经意地扫荡政治和经济制度，扫荡审美观和社会等级制度。任何人的力量，任何其他力量都不能阻断其进程，除非发生一种新的形而上的变化。

2

不能说形而上的变化专门袭击虚弱的、业已衰落的社会。基督教出现时，罗马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它组织严密，支配着已知的世界，它技术上和军事上的优势无可匹敌。就是说它没有任何衰落的可能性。当现代科学出现时，中世纪的基督教构成了一种理解人类和宇宙的完整体系，为治理各国人民提供了基础，产生了种种知识和作品，决定战争与和平，组织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它土崩瓦解。

这第三次形而上的变化，从许多方面看是最彻底的变化，它可能开辟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米歇尔·杰任斯基不是这次变化首要的缔造者，也不是主要的缔造者，但鉴于他一生中某些完全特殊的情况，应该说他是这次变化最自觉、最清醒的缔造者之一。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
错综复杂的情况包裹着我们的肉体，
把我们的肉体浸在
一种快乐的光晕里。

往昔人类通过音乐预感到的东西，
我们每天在实在的现实中将之变成现实。
在他们看来属于不可企及和绝对范畴的东西，
我们视为非常简单明了的东西。

然而我们并不轻视往昔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哪些东西应归功于他们的梦想，
我们知道没有构成他们的历史、交织
的痛苦和欢乐，我们会一事无成，
我们知道当他们经受着仇恨和恐惧，
在黑暗中跌撞时，
当他们逐渐写成他们的历史时，
他们心里怀着我们的形象；
我们知道如果他们心里没有这种希望，
他们可能无法，甚至不可能生存，
没有梦想他们甚至也无法生存。

现在我们生活在光明之中，
现在我们非常接近生活在光明之中，
现在光明把我们的肉体浸润在
把我们的肉体包裹在



一种欢乐的光晕之中，
现在我们立身于河流的近旁，
在一个个无穷无尽的下午

现在我们身体周围的光明变得可以触摸，
现在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已把别离的世界留在身后
别离的精神世界，
为了将之浸润在
一种新规律静止而多彩的欢乐中
今天
破天荒头一回
我们可以回顾旧时代的结局。

第一部

失去的王国

1

1978年7月1日适逢星期三。杰任斯基在星期二晚上就准备了告别聚会的食品，这是合乎逻辑的，尽管有点不正常。胚胎冷冻盘之中有一个电冰箱，用来装香槟酒。冰箱被香槟酒压得有点变形。平时它用于保存常用的化学产品。

4瓶香槟15个人喝，有点勉强，反正一切都有点勉强，连他们聚会的理由也是表面的。不适当的一句话，斜眼的一瞥，都可能使聚会的人散伙，各人奔向自己的汽车。他们聚会的地点，是地下室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房间铺着白瓷地砖，装饰着画有德国湖泊的招贴画。谁也没有提出要拍照。一位年初才来的年轻研究员，满脸胡子，一副蠢相，没呆几分钟就离去了，借口是汽车没存放好。客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不自在。假期



在即,有些人要回老家,有些人要作绿色旅游。交谈的话语懒懒地在空气中回荡。大家很快分了手。

到 19 点 30 分,一切都结束了。杰任斯基在一位女同事陪伴下穿过停车场。这位女同事有着黝黑的长发,白皙的皮肤,丰满的胸脯,年龄比杰任斯基稍大一点,很可能接替他担任研究单位的头儿。她出版的所有作品都是记述果蝇 DAF3 基因的。她是单身女子。

杰任斯基站在自己的丰田汽车前面,微笑着向女研究员伸出手(几秒钟以来,他就酝酿做这个动作,同时露出微笑,思想上做好准备)。两个手握在一起,轻摇两下。稍后他想,这次握手缺乏热情;考虑到具体情况,他们本来可以像部长们或者联袂演出的歌唱家一样相互拥抱的。

道别之后,他坐在车内呆了 5 分钟。这 5 分钟他觉得很长。那个女人为什么没有启动车子呢?莫非她在一边手淫一边听勃拉姆斯的音乐?抑或相反,她在考虑自己的职业道路和新的职责?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她感到高兴吗?女遗传学家终于开着高尔夫牌汽车离开了停车场。又剩下杰任斯基孤单一人。这天阳光灿烂,十分和煦。在这初夏的几星期间,一切都仿佛沉浸在光辉和宁静中,凝滞不动。杰任斯基意识到这一点。白昼开始变短了。

过去他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工作——他启动车子时这样想。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生活在帕莱佐



是享受一种优越环境吗？”百分之六十三的居民回答：“是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楼房不高，且其间有草坪，有好几个大型超市，购物方便。涉及帕莱佐，“生活质量”的概念似乎只略显得夸张。

去巴黎方向的南方高速公路上不见车行。他觉得自己仿佛处在大学时代所看的一部新西兰影片之中：一切生命都消失了，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空气中有某种东西，令人想到干旱中世界末日的来临。

杰任斯基在弗雷米库街生活了十来年，在那里住惯了。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区。1993年，他感到需要一个伴儿，一个当他傍晚归来时能在家里等待他的伴儿。他选择了一只白色的金丝雀，一只怯生生的小鸟。那鸟儿多在早上唱歌，看上去并不愉快。不过，一只金丝雀谈得上愉快不愉快吗？愉快是一种强烈而深深的激动，是整个心灵感受到的一种丰富而激越的情感。接近于兴奋、陶醉和狂喜。有一次，他把小鸟从笼子里放出来。吓坏的小鸟在长沙发上拉了一泡屎，跳到铁丝上寻找回到笼子里的门。一个月后他又试验一次。这回可怜的小鸟从窗台上掉了下去，只是勉强挣扎才没有一直跌落下去，终于停在对面那座楼五层下面的一个阳台上。米歇尔一直等着那家的女主人归来，强烈希望她家没有养猫。他弄清了那家的女主人是一位芳龄二十的女编辑，单身，回家很晚，家里没养猫。

天黑了。米歇尔找回了小鸟。它蜷缩在水泥墙角，又冷又怕，瑟瑟发抖。他后来又见过那位女编辑好几回，一般是在倒垃圾的时候。她每次都点点头，大概是表示感谢。他也点点头。总之，这件事使他与一位邻居建立了关系。这挺好。

从他的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十来栋楼，约300套住宅。他傍晚归来时，金丝雀一般就开始叽叽喳喳鸣叫，持续五到十分钟光景。他为她换食物、垫沙和加水。可是这天傍晚他进家门后，却没听见任何声音。他赶到笼子边一看，小鸟死了。它小小的白色躯体已经变冷，卧在细沙边上。

6

晚餐他吃了一块莫诺皮美食家的卷香菜叶狗鱼船形糕点，加上一份做得马马虎虎的滑蛋饼。犹豫一阵之后，他把小鸟的尸体放进一只塑料袋，同时放进一个啤酒瓶作为压重物，一起扔进垃圾孔。不这样怎么办呢？去做一次弥撒吗？

他从来不知道那个垃圾孔通到什么地方。孔口窄窄的（但足以放进一只金丝雀的尸体）。然而他想象有些巨大的垃圾箱，里面装满咖啡滤纸、蘸酱的饺子和切下的性器官；一条条与金丝雀一样粗大的虫子，用它们的嘴啃噬金丝雀的尸体，扯下它的腿，拖出它的肚肠，掏出它的眼球。半夜里他吓得在床上坐起来。才一点半钟。他吞服了三片爽心宁。他头一个自由的晚上就这样结束了。

2

1900年12月14日，在为柏林科学院撰写的一篇题为《标准光谱能量分配率理论》的学术报告中，马克斯·普朗克第一次提出了能量量子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在后来物理学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900至1920年间，主要在爱因斯坦和玻尔的推动下，人们建造了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巧妙的模型，并试图将这种新概念划到从前的理论范畴；只是从20年代初开始，这个范畴才显得不可救药而寿终正寝了。

尼尔斯·玻尔被视为量子力学真正的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发现，更主要是因为他在自己周围营造的那种充满创造力、智力和激情，思想自由和友好情谊的气氛。1919年由玻尔建立的哥本哈根物理学院，汇集了欧洲物理学界所拥有的年轻研究者。海

森伯、泡利、玻恩在这里深造。玻尔比他们年龄稍大一点，他常常不惜花上数小时，探讨他们设想的细节，把哲学的洞察力、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出色地结合在一起。他讲究精确，甚至有些过分，对试验的陈述绝不容许近似的概念。任何新想法他都不会先验地认为是发疯，任何传统的概念他都不会认为不能触犯。他喜欢邀请学生们和他一起去蒂斯维德他的乡间别墅。他也在那里接待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政治家和艺术家；交谈经常自然地从物理学转到哲学，从历史转到艺术，从宗教转到日常生活。从希腊思想活跃的古代至今，从来没有出现过可与之相比的情形。正是在这种异乎寻常的氛围中，拟定了哥本哈根阐释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从前的空间、因果关系和时间等范畴无效了。

杰任斯基根本没有能够在他周围重新创造这种气氛。他所领导的研究单位内部的气氛，不折不扣是一种办公室的气氛。生物学者远非易动感情的公众所乐于想象的发明显微镜的兰波兄弟，他们通常是一些诚实的、没有天才的技术专家，阅读《新观察家》杂志，幻想去格陵兰岛度假。在生物学上进行分析研究，不需要任何创造性和发明。实际上这差不多完全是一种例行的活动，只要求具有适当的、二流的智力。那些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进行论文答辩时，业大学位+2的人为其操作仪表还绰绰有余。全国科学研究